

文藝建設叢書

永遠向着前面

立 高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够推動文藝運動的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傳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戰役結束以後，部隊住在城附近進行練兵，做攻城的準備。

三團很長時間就沒有團長，只有一個副團長。副團長和參謀長還合作不到一塊，每一次戰鬥，任務完成了，但傷亡很大，戰士們對指揮上非常不滿。這次要奪取近代化設防的大城市，部隊沒有攻堅經驗，所以人人都感到擔子十分沉重。

這一天，他們要召集團委擴大會檢查練兵工作。幹部們陸續來了，在團部的四合院裏，玩着撲克牌。大夥團在大樹下面，叫着鬧着十分高興。

可是快開會了，却找不到副團長了。鬧了半天，政委的警衛員說，他出去抓兔子去了。參謀長一聽，眉頭皺了好幾皺，可是他沒有說什麼。

電話員從屋裏跑出來叫道：

「副團長，副團長。……」

『幹什麼？』于參謀長問。

『司令員的電話。』

參謀長愣了一下，不高興地說：『他不在！』說罷又扭過頭打他的撲克牌。政治委員擱下牌接電話去了。另一個人填了他的空子。

他們仍在院裏玩着撲克牌。司號員在房上拔着號音，喜鵲在樹頭叫着，他們的笑聲一陣陣飄揚。一營長摔下一張牌叫道：『先使用主力！』三營長把牌一摔：『給你個迎頭痛擊！哈哈！』『嘿！攔腰切斷！』最後出牌的是于銳，他不慌不忙地說：『別急，全部殲滅！』大家又是一陣大笑，那股勁，像一羣小孩子一樣。劉政委接能電話從屋裏出來，他滿面笑容，像致開會詞似的叫道：『同志們，注意嚨！』

大家停止了叫鬧，回過頭來，劉政委報告道：『剛才司令員說，我們的新團長來了。』

『真的嗎？』于參謀長把牌一摔突地跳起來。

『馬上就到團上來了。』

大家高興地鼓起掌來。大家是多麼盼望着來一個團長啊！他們自從編成正規團以

來，也參加過幾次大的戰鬥，但對指揮上都有意見。這次要攻擊，心裏都有點『嘀咕』，後來聽說要從老部隊調一個團長來，大家就天天盼着，差不多一個禮拜了還沒來。現在忽然傳來了消息，誰能不高興呢？

于銳似乎比別人更高興。他又跑進屋去打電話問師參謀長，證實了一下這個消息，長長地嘯出一口氣，於是倒背着手用輕捷的步伐在屋子裏來回走着，嘴角上掛起微笑。劉政委從外面進來，他停住步興奮地張大兩隻眼，高高地舉起雙臂在空中顫抖着，興緻勃勃地叫道：『老劉啊！黨終於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不然我們的部隊真要搞垮的啊！』

劉政委對他這些話聽過不是一次了，但仍不免有點衝動，他的臉色嚴肅起來，用柔和的聲調說道：『老子呀，你對副團長的看法，有時候太過火；我們看到一個同志的缺點，也要看到一個同志的優點。……』

『是的！可是我們要爲黨負責呀！老劉！我感到我們原則性的鬥爭太缺乏了！在蘇聯却完全不同！比如對戈爾洛夫那樣老的將領，他不學無術，就請他下台！姑息，完全是一種錯誤！要把我們的軍隊毀滅的！』

『我的同志！老馬不是戈爾洛夫，我們的軍隊也決不會毀滅！』劉政委很為難的勸解了一句，坐下來。他知道于銳又會大發一通理論。

『我們要看事實！』于銳說，『是的，老馬是長征過來的，為黨流過血，吃過苦頭；可是，比如今天馬上要開會了，』他看着錶，『瞧，只有二十分鐘了，他還在打兔子玩，你總說他深入羣衆，工作積極，這，老劉，我覺得你完全是一種姑息！』

『不！我對老馬是有批評的，我對你也同樣有過批評！』劉政委似乎再不能忍耐的嚴厲起來。

于銳望着劉政委，沒有再開口，緊緊地鎖着眉毛，手指輕輕的碰着桌沿，好像很用力的想着什麼。劉政委在屋裏踱了幾遭，提議道：

『我們到村口接一接老李團長吧。』

于參謀長重重地出了一口氣立起來，就聽到院裏喊道：

『來了嗎？來了嗎？』

『來了！在大門口。』

他們急忙走出來，師部通訊員已經帶着新團長進院來了。各級幹部都起身敬禮，

新團長高聲說道：

『會已開始了嗎？』

『還沒有！』大家迎上來，瞅着新來的團長，都不知說什麼好。

新來的團長有三十五六歲，臉色黑巴巴兒的，樣子很精幹，一雙眼睛烏黑透亮。但是最使人注意的，是他缺掉了一隻胳膊。

『是李團長吧？』劉政委走上前來親切地握住他的手。

『呵，李超。』他答。

他們熱烈地握着手，做自我介紹。

『太歡迎了，太歡迎了！哈哈。』于銳雙手握着李團長的手，熱烈地搖動着。劉政委高興地向大家說：『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的李團長，也就是我們的團委書記，以後就要來親自領導我們了。』

大家又熱烈地鼓掌歡迎。每個同志都笑瞇瞇的。劉政委按大家的位置，一個一個向李團長介紹，李團長向前和大家握手，但大家都習慣地伸出了右手，他祇謙地說：『哈哈，以後請大家習慣和我用左手握手吧！』

大家都笑了，感到新來的團長很特別。

李團長坐下來，瞅着每個同志的面孔，都是熱情的，他尤其感到于銳是個很熱情的人。李團長的心情，不像那麼沉重了。他們毫不拘束地閒談着一路上的情形、調來的經過，也談到部隊的情況。……

『政治主任還沒回來嗎？』李團長問。

『沒有，仍在後方休養，他的傷很重。』政委說。

『馬德輝同志不在嗎？』李團長又問。

『于參謀長嘆了一口氣沒有回答。劉政委說：『出去玩去了，大概快回來了。』』

過了一會兒，馬副團長果真回來了。他的警衛員攙着三隻兔子，後面還跟着三四個通訊員，都是汗水淋淋的。馬副團長敞着懷，露着紫銅色的寬厚的胸脯，寬寬的兩頰上，有兩塊傷疤，牙齒也打掉了三四個，說話有些露風。他一進門就高興地喊着：

『喂！老劉！老子！今天繳獲真不小啊！下雨把狗日們的窩都冲掉了，這裏會發生捕戰機嘞，哈哈……』他拾過三隻活着的兔子笑得那麼天真，手不住的掂掇着，兔子不住的唧唧叫。

『你這傢伙呀！不言聲就走掉了！』政委委婉的責備他一句。

于銳的眉頭微微地蹙着，臉孔十分嚴肅，但馬德輝並沒注意到這些，他仍高興地叫道：

『喂！我沒有誤了開會吧！還有八分鐘！這一點，我抓的很緊嘞！哈哈……』

『好了好了，我們的李團長來了。』

『那兒？那兒呢？』馬副團長停止了笑聲急忙問道，並轉着兩隻大眼珠子尋找。

『老馬！』李團長在他身後微笑着叫了一聲。老馬猛翻身，幾乎把李團長圍個跟頭，他就手把李團長抱住了。

『哈哈……』馬副團長粗野地大笑着：『對不起，對不起，李超同志，命令早

怎麼才來？我們真跟盼結婚一樣，黑夜白天地盼着哩！哈哈……』

大家都笑起來。他們都好像舊友重逢一樣，沒有一點生疏的感覺。

『李團長握着他厚大的手，感到老馬混身充滿着健康與力量，而且同樣是這樣熱忱。他想起了師首長向他介紹，說副團長和參謀長中間有些不團結現象。他想：這樣兩個同志為什麼不能夠合作呢？』

『聽口音，你也是江西人吧！』馬德輝歪着頭認真地問。

『是的，你也是江西嗎？那麼我們是老鄉了，哈哈。』

『長征時候你在那裏？』

『紅一方面軍。』

『嘿！那我們怎麼沒見過？怪事！』

『是呀！我一直沒有脫離過軍區。』

他們閒談了一會兒，開會的時間已經到了。馬德輝熱情地說：『老李，今天下午燉兔子肉歡迎你，碰到一塊真不容易呀！』于銳也說：『好，打四兩酒給李團長洗塵。』馬德輝笑着說：『哈哈，老子，今天你請客嗎？』于銳也笑着說：『好好好，我請客。』李團長從他們言談之間，也看不出什麼不融洽的地方，心裏十分納悶。

時間已經過去了，二營的幹部還沒有來。李團長問：『二營住的很遠嗎？』于銳說：『不，就住本村。怎麼搞的？通訊員！去請二營的幹部趕快來開會！』

通訊員應了一聲跑去了。馬德輝望着李團長像忽然才發現似的問：『嗯？掉了一隻胳膊嗎？』

『哈哈，打掉了。』

『不大方便吧？』

『沒有什麼！在醫院裏我就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後來用左手練習打槍，現在一切照常了。』李團長的雙肩向上一聳，右袖筒飄動了一下。

『可惜！可惜！』

『哈哈，不！這樣倒減少了一點負擔，哈哈……』

大家又都笑了起來。

大樹下，各營幹部仍津津有味地玩起撲克牌。馬德輝一面和李團長談着話，一面又走過去瞅瞅說：『打錯了，打錯了，打這一張！』說着自己就動手抽出來摔下去。一會又撿遊過去說：『傻瓜，傻瓜，怎麼能這麼打呢？』

他們玩的怪熱鬧，一點也不感到等待的厭倦。李團長却有些不耐煩了。過了差不多一刻鐘，二營長和教導員來了。他們樂樂呵呵也並不感到什麼不安。馬德輝只是說：『怎麼搞的喲，你們住的最近却最後才來！』二營長說：『哈哈，我們估計一、三營一定沒有沒到的，今天算猜錯了，哈哈。』

政委向他們介紹新來的團長。他們敬過禮以後，李團長和他們握手，說道：『怎麼現在才來？』二營長被問得有些口吃起來：『啊啊，我們，……』李團長說：『不是很忙？哈哈，以後要遵守時間呀！』

大家都坐下來，會議要開始了。

在討論練兵和教育內容時，馬副團長和于參謀長又產生分歧的意見，于參謀長提出從上到下要進行較系統的戰術理論學習，馬副團長說不必要，而必須集中全力把五大技術精通。因為有新來的團長在座，他們的態度似乎都還平靜，並沒有鬧崩。各黨委互相補充，意見漸漸取得了一致，不過李團長從他們的發言裏看出了他們的分歧。

二

散會以後，馬德輝把一營營長、教導員留下，帶進自己的房子，談戰士們的情緒發生波動的原因。一營長說戰士們有戰後怕的思想。馬德輝指示他們加強階級教育，此外，要格外關心戰士們的生活，並給他們出了許多改善伙食的辦法，最後責成他們回去把伙食問題加以整頓。……

二營五連長，因為戰評時受了戰士們的批評正在鬧情緒，政委跟二營的幹部到了二營。于參謀長便帶李團長到他屋裏休息。

他們閒談着部隊的許多問題，于參謀長不斷地搖頭，最後長嘆了一聲，說道：『老李，工作難搞得很，我幾次要求調動，上級都不允許，可是在這兒實在搞不出什麼名堂！要不是這點黨性約束着，我堅決要離開這裏！』

李團長聽着，不斷地在思索：三團是新從地方部隊改編的團隊，雖然打過幾次大

仗，經驗不多，而且馬上要進行強攻近代化設防的城市，困難是很多的。……可是他
不願意馬上對部隊做出什麼結論，所以他說道：『三團打還是很能打的，而且善於打
硬仗，這是很好的，司令員特別提到這一點。』

『唉！』于參謀長搖着頭，重重地嘆出一口氣。

他們倆沉默着，噴出縷縷的青煙，于參謀長在屋裏沉重地踱着步子，好像憋着滿
肚子委屈，他終於猛然停住步轉過身爆發出來：

『能打硬仗！這簡直是拿着同志們的生命開玩笑！比如這次戰役，雖然取得了很
大的勝利，可是，這簡直是罪惡！……』

『怎麼？』

『哼！老馬呀，』

于銳把這次戰役的戰鬥講給他聽，李團長閃着眼，皺着眉思索着，一直沒有發
言。

隊列參謀走進來，他拿着三張表遞向于參謀長。

『什麼？』

『一營又有三個逃亡。』

于參謀長的眉頭一皺，氣忿忿地說：『好吧！放下吧！』隊列參謀把逃亡表放在桌子上走出去。于參謀長說：『看看，又有三個同志逃亡，光是埋怨戰士政治覺悟不夠，可是，誰願意作無謂的犧牲？連隊裏普遍存在着戰後怕怕的思想。老馬從不在我們指揮上檢討！五連長受了戰士們的批評還鬧情緒，這次戰役下來，他們連逃亡了十幾個，你看嚴重不嚴重！』

李團長仍靜靜地聽着。過了一會他問道：『你看關鍵在那裏呢？』

『哼！』他鼻子裏響了一聲坐下來。思索了一會抬起頭瞅着李團長，把聲音放柔和一點說：『老李，不知道你看出來了沒有，老馬這個同志……當然嘍，他有許多長處，可是指揮現在的戰爭，他實在難於勝任了，他完全像打游擊戰一樣，總歸一句話『猛一撲』，撲上了是僥倖，撲不上就吃傢伙。當然，他執行命令很堅決，個人也勇敢，可是做爲一個指揮員……』

『是的！做一個指揮員，只有勇敢是不够的！』

『就是呀！老李，你不知道，老實說，老馬戰術理論低到可怕的程度；連毛主席

的十大軍事原則都說不出。你可以問問他，什麼叫「正規正面的防禦」，什麼叫「寬大正面的防禦」，什麼叫「移動防禦」，他根本說不出！你想，連講都講不清，怎麼能做好呢？笑話！可是……」

是的！我們有些幹部常有這種情況，許多事會做，說不出來，帶些盲目性。因為戰爭頻繁不能很好地進行理論學習。不過，佈置一個戰鬥，整個團委會要負責的，……」

「是的，可是他根本不能容納別人的意見，在指揮上他有獨立決定的權利，而且，他是首長……」

「還有上級呢！」

「唉！上級，有時候戰鬥任務急，有時候戰鬥中要各團隊自己決策，司令員怎麼也不能代替團的工作呀！」

李團長也覺得老馬是有些問題的，司令員也特別介紹了這點：三團戰術指揮上有些問題，傷亡很大……。他於是又問道：

「這次的戰術總結搞出來沒有？」